

金田一
探案集

清
心
译
〔日〕横沟正史 著

日本当代惊险推理小说大师横沟正史精品系列

神秘女子杀人事件

在日本
发行量已突破
5500万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金田一探案集



神秘女子杀人事件

RBH83 101

I313.4
1064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田一探案集

ISBN7-80506-568-7/I·287 ¥70.00 元

I. 金…

II. 横…

III. 文学—小说—当代

IV. 1712.46

金田一探案集

神秘女子杀人事件

[日]横沟正史 著 清心 译

*

内蒙古文化出版发行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吉林东北亚文化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3 字数:1100 千字

1999年7月第1版 199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80506-568-7/I·287

定价:70.00 元(全四册,本册 20.00 元)

目 录

第 1 章	阿砧居士的独白·····	(1)
	“医院坡”的由来	
第 2 章	法眼铁马一族·····	(5)
	亲上加亲	
	才女弥生	
	重蹈覆辙	
第 3 章	怪事一箩筐 ·····	(19)
	怪异的风铃	
	奇特的顾客	
	结婚照片	
	神秘的新娘	
	交易	
	寻找天竺浪人	
第 4 章	接受委托 ·····	(49)
	独眼龙	
	一通电话	
	绑架	
	种下仇恨	
第 5 章	探访上吊之家 ·····	(73)
	再次造访	
	废墟	
	断线	
	医院坡上吊之家	
	夜探鬼屋	
第 6 章	追踪爵士乐团 ·····	(87)
	意外发现	
	乐团成员	
	两个由香利	

目 录

	本条照相馆	
	再次来电	
	窃窃私语	
	发现尸体	
第 7 章	暗中摸索.....	(130)
	庆功宴上	
	两个枕头	
	审讯	
	阿平的口供	
	通知噩耗	
	疯狂“阿哲”	
	车库历险	
第 8 章	谁是真凶.....	(164)
	沾血的雨衣	
	手铐的钥匙	
	惊人消息	
	疑云重重	
	诡异的对话	
	爱恨交加	
	小雪的独白	
	无功而返	
第 9 章	神秘恐吓者.....	(199)
	拜访老友	
	勒索	
	另一次威胁	
第 10 章	二度奇祸	(210)
	意外电话	
	德兵卫的遗言	

目 录

	谋杀动机	
第 11 章	暗潮汹涌	(223)
	青梅竹马	
	陌生人	
	可怕的照片	
	心脏病发	
第 12 章	奇特的聚会	(239)
	直吉的改变	
	保镖	
	无聊的任务	
	久别重逢	
第 13 章	恍如隔世	(256)
	齐聚一堂	
	失踪的死神	
	缺席者	
	谜样的阿平	
	恐怖的诅咒	
第 14 章	法眼家的秘密	(280)
	奇妙的会面	
	铁箱的秘密	
	引爆炸弹	
	绑匪的目的	
	造化弄人	
第 15 章	诅咒成真	(295)
	又一起杀人事件	
	晓班的守卫	
	暗夜闯入者	
	不在场证明	

目 录

	铁也的秘密	
第 16 章	人心惶惶	(316)
	温故知新馆	
	身世之谜	
	神秘限时信	
第 17 章	恐怖的犯罪计划	(326)
	失踪的铅笔	
	恐吓信	
	凶手的动机	
	真正的威胁者	
	天堂幻灭	
	致命的一击	
	宛若新生	
	陷阱	
第 18 章	最后的对决	(354)
	夜半枪声	
	悲伤的记忆	
	可怕的谋杀	
	故事的真相	
第 19 章	尾 声	(373)
	罪证确凿	
	误会冰释	
	远行	
	关于法眼滋	
	名侦探失踪!	

第 1 章

阿砧居士的独白

“医院坡”的由来

现在我的书桌上有两张同一家出版社发行的地图，一张是东京都区详细地图，一张是包括全二十三区的港区地图；旧的那张地图发行于昭和二十八年，比较新的地图则是昭和四十八年出版的。

只要仔细比较这两张地图，就可以对东京都自战前到战后、战后到现代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一目了然。

首先，战前并没有“港区”这个行政单位，在我的印象当中，现今编列在港区里的赤坂××町、芝××町，战前好象都是独立的行政单位，那时它们分别称为赤坂区、麻布区和芝区。

我在大正十五年，也就是后来的昭和元年时来到东京，之后除了昭和九年到十四年间待在信州上諏访过着与病魔缠斗的日子，以及昭和二十年二十三年前往冈山县过着空袭、疏散的日子以外，我一直住在东京都。

即使如此，我对以前赤坂、麻布、芝等地仍不太了解。

因为我来到东京以后，一直待在小石川一家出版社工作，从那时开始到与病魔缠斗的那段日子之前，我都住在吉祥寺，所以现在港区附近的环境对我来说，可说是非常陌生。

再者，对生在神户、长在神户的我而言，东京这个大都市实在复杂许多。

在战前,我对港区附近的印象是——赤坂是军人常去的烟花柳巷,麻布是练兵场,而芝则让我想到高轮的泉岳寺。

坦白说,我到七十三岁时,仍然不太了解泉岳寺,所以我时常感叹偌大的东京对我来说,依旧是个陌生且无缘之地。

为什么我在开场白就拉拉杂杂地谈起这些事呢?

那是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是一桩骇人听闻的杀人事件,而这桩杀人案件的舞台——医院坡的“上吊之家”,就位在麻布和芝的交界处,那附近以“坂”(注:“坂”相当于“坡”)为名的地方不少,只要查看摆在我面前的这两张地图,就可以发现鱼篮坂、伊皿坂、名光坂、三光坂、蜀江坂……等地方。

就连义士外传中有名的“南部坂雪”之“南部坂”,好象也位在这些地方的不远处。此外,还有仙台坂、明治坂、新坂、奴坂和狸坂等都在这里。

总之,这里以坂为名的地方真是不胜枚举,其中甚至还有叫做暗坂等诡异的地名。

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地方位在鱼篮坂附近,它原本有个从江户时代流传下来的正统名称,但由于这个地方的中途有一间大医院,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就把这里叫做“医院坡”。

也因为这间医院在这个故事中占有极重要的份量,因此我决定在叙述这个故事时沿用这个名称。

“医院坡”这样的地名其实很常见,像现在我住的成城中就有同样的地名。

不过,位在成城医院坡的那间医院,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倒是我要说的这个故事里的医院坡还有一间“法眼综合医院”,来这间医院看病的患者非常多,就连昭和四十八年度版的地图中,都登录着这间医院的名字。

如果你仔细比较过这两张地图,就不难发现这里在战前和战后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举例来说,像“町”的名称就有相当大的变化。

虽然重新整理这些町的名称,以及重新划定行政单位确实有利于邮件的传递,但是对我这种念旧的人来说,饶富趣味的旧地名一个个被换上新名称,未免太可惜了。

此外,这里的道路好象也拓宽不少。

从昭和二十八年的地图来看,上面有一条“复兴计划”路线,这条路线所经之处都用点线标示三十公尺、五十公尺不等的预定路线,原本不知是町、墓地,还是公园的地方,都被区分得支离破碎。

相反的,这种做法也有它的道理。譬如:万一有突发状况的时候,便利的交通网就有利于居民疏散避难。

况且从昭和四十八年的地图上来看,这些预定路线大部分都完成了。现在住在这条拓宽马路两旁的居民,生活环境变得非常舒适便捷。

当我再试着比较昭和二十八年和四十八年的地图时,又发现原本行驶在路面上的电车已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纵横在各个城市之间的地下铁。

这些地下铁与东京铁塔、单轨电车纷纷成为东京的崭新景观。新干线是日本人的骄傲,东京铁塔则是东京著名的地标。

我那个住在乡下的孙子,每回上东京都一定要坐坐单轨电车呢!

这一切转变或许象征日本在战后三十年惊人的发展,但是对于年迈、保守、自称是阿砧居士的我而言,这些城市之间的变迁,充其量是高度成长下的空虚副产品罢了。

接着,我先来谈一谈为什么要比较昭和二十八年和现在的地图。

事实上,我要说的是这个可怕故事原本是发生在昭和二十八年的八月二十八日,但却一直拖到昭和四十八年的四月三十日才获得解决,称得上是金田一耕助所经手的案件中,最耗时耗力的一桩奇案。

换句话说,即使像金田一耕助这般经验老到的侦探,也必须花上如此漫长的岁月才能解决,可见这的确是一桩非同小可、惊天动地的大案子。

我这么说，或许又要惹得金田一耕助不高兴了。

不过在解释他不高兴的原因之前，我先顺便提一下——

我现在住的“成城”这个町，以前的名称是“砧村”，因此向来念旧的我总喜欢自称“阿砧居士”，朋友们也都这么叫我，只有金田一耕助每回一遇到我，老是叫我“成城先生”。

“成城先生，你在写到我经手解决的案件时，总喜欢用‘开端’或是‘大团圆’的词语。‘开端’这个词倒是还好，可是‘大团圆’这个词却总是让我感到很心虚。

虽然我们常说事情有开始就有结束，但是我却认为，眼前这件案子虽然已经解决了，可是谁知道它会不会在下一瞬间，又以另一种崭新形态延续呢？唉……这件案子实在是恐怖万分哪！”

金田一耕助曾经神情黯然地这么说。

各位细心的读者或许会发现，在我记录金田一耕助的办案过程时，有时会出现下列的叙述：

“只要杀人案件接近破案时刻，金田一耕助就会被一股深沉的孤独感所笼罩。”

这正是因为他知道眼前的杀人案件虽然已经解决，却不代表这个案件从此就结束了。相反的，说不定另一出比他所解决的案件还要可怕的新戏码，即将要开锣上演哩！

我现在要说的“医院坡血案”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这桩杀人事件发生在昭和二十八年夏天，虽然历经十九年又八个月的漫长时日之后，终于在昭和四十八年的四月三十日解决，但是谁也不敢肯定整个案件是否真的结束了。

我只要一想到这个案件有可能会再度上演，就不禁全身毛骨悚然、冷汗直流。

闲话少说，我们还是赶快将焦点摆在这桩罕见的杀人事件。

首先，我先向各位介绍这桩杀人事件中的主要人物——法眼综合医院的创始人法眼铁马，以及他的家族成员。

第 2 章

法眼铁马一族

亲上加亲

法眼铁马是文久二年、东北大藩御医——法眼琢磨的长子，乳名叫银之助。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千鹤生于明治三年，两人年纪相差八岁。

明治五年，银之助在父亲的陪同下前往东京，到进文学舍（相当于现今的补习班）学习德语。

当时正逢文明日渐开化，琢磨深感自己所受的教育不适用于新时代，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继承祖先传下来的家业，所以才送孩子出外求学。

关于这一点，银之助终生都感念父亲的恩泽。相对的，他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明治十年，年仅十六岁的他便进入东京大学医学院就读，虽然年纪轻轻，却已有青出于蓝更胜于蓝的气势了。

当铁马成为东京医大的本科生时，便请求父亲准许他改名为铁马，而琢磨也答应了。

从此之后，银之助便以“铁马”这个名字在当地崛起。

明治十四年，铁马二十岁，一毕业就出任陆军军医；并于明治十七年，按照既定目标前往德国留学，在来比锡、德勒斯登、慕尼黑等地学习。

他在明治二十年进入柏林大学，翌年返日，成为军医学校的教

官,又兼任陆军大学的教官。

他在二十七岁,也就是明治二十四年的时候已经取得医学博士,但是同一年,他的父亲琢磨也与世长辞了。

琢磨能看到孩子有如此优越的成就,想必他应该走得很安心、满足才是。

事实上,琢磨在九段开业,是一位相当受欢迎的医生。

相较于铁马谨慎、拘谨的个性,琢磨显得豪放、潇洒多了。因此,他结识了不少三教九流之辈,这对于非常尊敬父亲的铁马来说,一直是心头的一块乌云。

铁马日后当然也顺利地出人头地,成为明治医学界的先觉、先驱,原本他有可能晋升为军医总监,但由于出了一些状况,铁马突然在明治四十年辞职,并且于明治四十二年,在刚刚所提的医院坡上设立一间法眼综合医院。

法眼铁马当时四十八岁。

至于铁马为什么会在军医总监一职即将到手的前夕选择辞职呢?

这是因为当时有人举发他在日俄战争时,利用采购医疗物资的职务之便收受贿赂。

这件事严重影响军方的威信,尽管军方极力隐瞒整个事件,还是必须有人为这件事扛起责任。因此,法眼铁马在各方的压力下,只好匆匆离职,这场行贿案才得以闭幕。

另一方面,法眼铁马在明治二十一年返抵日本之后,旋即结婚。

他的妻子朝子是琢磨的朋友——五十岚刚藏的女儿。不用说,这桩婚姻当然是琢磨刻意安排的。

铁马的岳父大人——五十岚刚藏原本是琢磨的同乡,两人年纪相仿,同时在明治初年来到东京。不过,五十岚刚藏不知道从哪儿找到门路,竟然求得一官半职,后来更成为一名颇有势力的政界名人,并兼营其他事业。

五十岚刚藏并不是个正派人物,铁马自然不愿意跟这种人打交

道,可是他又无法拂逆父亲的意思,只好答应这门婚事。

事实上,琢磨之所以希望这位在政界颇具影响力的强硬派份子成为铁马的岳父大人,无非是出于父母对子女的爱,他希望铁马能有一个强力的后盾,以后做起事来才会方便。

但是琢磨万万没想到,这门婚事正是让法眼家族蒙上阴影的开端。

铁马的妻子——朝子是一位温婉娴淑的女性,令铁马觉得相当轻松自在。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是,夫妻俩结婚多年仍膝下无子。

所以明治三十六年,也就是铁马四十二岁的时候便决定过继一个养子。

铁马收养的孩子——宫坂琢也,是当时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的高材生,他也是铁马的私生子。

法眼铁马在担任陆军军医的期间,曾有一位过往甚密的女人——宫坂寿美,两人相恋不久,于明治十五年生下琢也。

然而,琢磨说什么也不肯答应让他们结婚,他是个为了自己儿子的将来会不惜牺牲一切的人,要他点头答应这桩婚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更何况,宫坂寿美是旧幕府时代,身分卑微的下人所生的女儿,家境十分穷困;尽管他们两人深爱着彼此,铁马甚至在德国留学时也负担琢也的养育费用,但琢磨仍然不肯答应他们俩的婚事。

铁马和朝子结婚之后,干脆来个金屋藏娇。他把寿美接到池端的岸边,还经常去找寿美,琢也的学业也全靠铁马指导。

所幸朝子对铁马这种做法不敢有什么意见,再加上寿美又是那种甘愿为爱情牺牲奉献、躲在暗处终其一生的女人,因此这三人倒也一直相安无事。

明治三十五年,五十岚刚藏去世。

铁马因此更加肆无忌惮,甚至宣称要认养琢也为养子。不过,这件事仍必须经过刚藏的儿子——猛藏的同意。

猛藏是刚藏的长子,也是朝子的弟弟,他生于明治元年,比铁马

小六岁。

猛藏为什么对铁马的家务拥有发言权呢？

原因在于，他除了是朝子的弟弟以外，还和铁马有一段极为复杂的因缘。

前面已经介绍过法眼铁马有一个生于明治三年、同父异母的妹妹——千鹤，她比铁马小八岁，和猛藏相差两岁。

千鹤十八岁的时候，便和樱井健一结婚，并且产下一女——弥生。

当时樱井健一是陆军少尉，很不幸的，他在明治二十八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战死于澎湖岛。当时弥生年仅七岁。

虽然日本女性传统的观念是：丈夫身亡后，必须心甘情愿地独力拉扯孩子长大成人，终生守寡，不再改嫁。

但是在封建色彩依旧十分浓厚的时代里，长辈们的意见也是非常具有权威性。

千鹤是个大美人，身边的追求者不计其数，而猛藏正是其中之一。

猛藏本身没有很高的学历，所幸年幼时，他的父亲将他托给一些狐群狗党照顾，如此一来，举凡各种做生意投机取巧的行径，他没有一样不精通。

此外，他也沉溺在赌博与酒色之间，十几岁就初尝云雨滋味；历经一阵荒唐的岁月之后，二十出头便娶妻；三年后，又因为妻子没有给他生下一儿半女，便以此为理由休妻。

就这样，他开始过着和各形各色的女人打交道的放荡日子，直到有一次偶然遇见千鹤，从此他一改往日用情不专的个性，对千鹤相当执着。

他一方面说服姊姊进朝子，一方面又向姊夫铁马求援，甚至连当时还健在的刚藏也经常受到他的纠缠，大家被他烦得无可奈何，终于在明治三十二年，猛藏达到目的，顺利取得千鹤。

当时猛藏三十二岁，千鹤三十岁；而随着千鹤一起嫁入五十岚家

的拖油瓶——弥生年仅十一岁。

就当时的社会来看,先生的妹妹和妻子的弟弟结婚并不是头一遭,但这桩却不是千鹤本人心甘情愿接受的,她只是遵从兄长的命令罢了。

尤其是对于已经失去丈夫的千鹤而言,若仅凭自己的力量,恐怕不容易带大一个孩子,所以自然不便拒绝兄长的安排。

另外,铁马对猛藏这位妹婿又有什么看法呢?

老实说,铁马本身也是个有骨气的人,而且他毕竟是受过新时代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当然不可能和猛藏这类粗俗的人同流合污。

尽管如此,他还不得不命令妹妹接受这桩婚姻,他一方面是迫于妻子和岳父大人刚藏的压力,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想以此为条件,趁机让琢也认祖归宗。

法眼家和五十岚家就这样结下第二宗姻缘,铁马由此逐渐淹没在五十岚家吐出的黑雾当中。

千鹤依然勇敢地面对现实,她是个凡事忍耐、顺从的传统女性,对于自己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她向来只字不提,甚至还尽心服侍非常固执己见、俗不可耐的丈夫,并与他生一下子——泰藏。

即使猛藏在婚后仍不改其风流本色,时常在外面寻花问柳,她也不嫉妒、不计较,称得上是一位十分贤慧的妻子。

才女弥生

在这种情况下,千鹤和前夫所生的女儿——弥生又有什么看法呢?

一般来说,她这个年纪的孩子应该会很反对母亲再嫁,但奇怪的是,弥生并不反对母亲再嫁,她甚至还鼓励母亲和猛藏结婚。

这大概是因为猛藏在结婚前就经常出入千鹤的住处,并用昂贵的礼物笼络弥生;再加上,弥生和亲生父亲樱井健一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十分短暂,她才会鼓励母亲再婚。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弥生才六岁。樱井健一后来不幸在异乡为国捐躯，坦白说，弥生对父亲的印象非常淡薄。

在她模糊的记忆中，樱井健一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父亲，她甚至不记得父亲曾把她抱在膝上过。

对弥生而言，父亲和舅舅——法眼铁马一样，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长辈。相形之下，猛藏虽然容貌粗鄙，行为举止有失庄重，说话又不得体，可是他相当平易近人，不仅个性豪爽，处理态度也很圆滑。

总之，像她那个年纪的白孩面对猛藏强烈的礼物攻势，没有几个人会不动心的。

听说猛藏有一次趁着千鹤不在场，偷偷把弥生抱在膝上。

弥生原本吓得整个人都僵住了，然而等猛藏在她耳边倾吐自己对千鹤的爱意之后，弥生的身子也跟着逐渐放松。

她还语气老成地问猛藏：

“叔叔，你会疼我妈妈吗？”

“这还用得着说吗？老实说，你妈妈也非常喜欢叔叔，只是妈妈顾及到你的感觉，不敢随便答应叔叔的求婚，所以只要你点头说好的话……”

“那么，我会考虑一下。”

弥生推开猛藏的手臂，哒哒哒地跑到门外。

从此以后，弥生便经常被猛藏抱在膝上。她不但喜欢跟猛藏撒娇，还喜欢把猛藏的膝盖当马骑，也曾经玩弄过猛藏结实的胸膛上的胸毛。奇怪的是，这些情况都只有千鹤不在的时候才会发生。

尽管千鹤会对女儿竟和猛藏处得如此融洽感到不可思议，但另一方面，她又感到非常放心。

况且千鹤早已知道自己很难避开和猛藏再婚的命运，却仍不得不顾虑弥生的看法。

猛藏第一次到家里来时，千鹤就相当在意女儿的反应。后来，她眼看着弥生渐渐臣服在猛藏的“怀柔政策”下，千鹤也不得不佩服这个粗犷男人的诚意。